



□王月芳

那年，学校放了麦假后，父母在饭店里忙生意。

一天早上，邻居一位婶子来了，说是队长通知各家各户去场里整修。

我嘴里应着，就忙跟着婶子往外走。

麦场离我家不远，出了门过了街上的柏油马路就到了。

修场，我这是如大姑娘上轿头一回。

我见大人们紧挨着，蹲下身子拔地面上的草，我也学着他们的样子，低下头蹲了下来。

别看我人小，干起活来劲头可大哩！

我双手不停地拔着，把拔下的草放在身后，边拔边往前移动着脚步。

有时我把草拔断了，根没拔出来，旁边一位婶子说：“拔草要连根拔的，不然的话，根在土里，疙里疙瘩的，碾场的时候地面不能碾光滑。”

听了婶子的话，我用手掐住草根使劲往出拔，可草根太短，手难抓住，使不上劲儿。

我想，这不是如挑手上的刺一样的道理嘛，有人会说，挑刺时，把四面剜宽，刺就好刺了。想到这里，我用镰刀片把草根一圈的土刨开，如手指粗的草根露了出来，伸手“嚓——”地就拔了出来。

草拔完之后，我们又一把一把地将草扔到路边。

紧接着就是准备在地面上洒水。那时候的水不像现在方便，要去场东边那大井台边担水。

担水自然是男人们干的活儿，只见几个叔叔们争先恐后地去担水。水桶在井轱辘绳子一圈一圈地旋转下，只听“咣当”一声铁皮桶碰到了井水面，桶口很快在井里如喝水似的“咕嘟咕嘟”泛起大大小小的水花，水桶满了

后，叔叔又咯瞪咯瞪地转着井轱辘。

他们挑起水，扁担在肩上咯吱咯吱地闪着，桶里的水映着路边花草的倒影，这自然景色真的很美！

到了场里，他们刚放下水桶，我和婶子们一拥而上，手里拿着大瓢在水桶里舀水，舀好水后，伸展胳膊，均匀地洒开，一瓢接着一瓢地洒了个遍。

当洒了水的场地晾得不粘时，叔叔会开着拖拉机后带个大碌碡及系好的一大捆带树叶的树枝子。机器嘟嘟地响着，四个轱辘在场里不停地转着，直到地面上如水磨石那样光滑，这才算碾好啦。

这时，队长吆喝大家去抓阄，我也跟着去了。

中午我去饭店吃饭时，姑姑笑容满面地说：“月芳，我听一邻居说你当了场长啦。”

我莫名其妙地说：“我不知道这事，啥叫场长？场长是多大的官儿，都管些啥事？”

姑姑说：“你在场里抓到了1号，队长说，谁抓到1号，谁就是场长。场长主要管今年碾麦子事情，安排好顺序，还得在场里准备几大瓮水，以防火灾。”

我若有所思地说：“哦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我可干不了场长！”

爸爸笑呵呵地说：“月芳，你干不了，有我哩，我干！”

我兴奋地对爸爸说：“爸，好的，有你干我就不熬煎啦！”

有一天上午，我和爸爸刚从地里割麦子回来，听见院子里有人叫哥哥，我知道这是找爸爸的。

爸爸应了一声，马叔推开门走了进来，先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烟递给了爸爸。

马叔给爸爸点上烟，一脸愁容。

爸问马叔遇到啥难事了吗？马叔这才吞吞吐吐地说：“哥，我旱地里的麦子割完了，想拉到场里放在场边处，不影响排号在我家前边的人家碾麦

子，因麦穗儿干了，怕麦粒落在麦茬地里，不好拾啦。”

爸爸一听，二话没说，朗声说：“能行，你拉去吧，要是其他排号在前的家里麦子没割完时，你家里能碾就先把麦子碾了。”

马叔一听，高兴的如小孩子似的，说：“好我的哥，你真好哩！你在生产队里当队长时就处处为大家操心，今年当了场长，还是一心为民，急人所急。”

马叔得到爸爸的允许后，赶紧叫上家人把麦子用小平车运到场里，顺便摊开了，晒到中午，马叔家的麦子就开始用拖拉机碾。

在起场的时候，我和爸爸也去场里给马叔家里帮忙。

太阳火辣辣地晒着，大家干得热火朝天。

正在这时，起风了，有人说，这风来的真及时，在扬麦子时，爸爸和马叔分别站在堆子两边，挥起木锨，仰起头，扭动着腰，把木锨上的麦子往空中倾斜一抛，麦绒呼呼地飞远了，麦粒哗哗地落了下来。

他们额头上豆大的汗珠子滚落到地面上。当他们双手掬一把那飘着麦香味儿的新麦粒时，脸颊上的笑容比盛开的花儿还灿烂。

回到家后，我不解地问：“爸，马叔家的号排得远些，他这是插队碾麦子哩，要都和他这样，不乱了抓阄时的顺序吗，您以后还咋哩？”

爸爸语重心长地说：“月芳，现在是龙口夺食的时节，天气不定那会儿就会下雨的，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死搬硬套，要灵活运用的好！咱家是1号，咱的麦子还没割完哩，先让麦子割完的家儿碾。我是场长，我要把这些事儿安排好，才能得到大家的拥护！”

那年，麦场里被爸爸安排得井井有条，家家户户的麦子都顺利收回了家。

过去的碾麦场早已时过境迁，碾麦场里的往事仍历历在目……



□许鹏

天色未明，如未干透的水墨残笺，母亲已立于轩窗前徘徊。她那身碎花布衫，似岁月长河中的旧锦，褪色却韵味更浓。熹微晨光轻拢其衣袂，我睡眼初醒，见她单薄身影如风雨中颤抖未坠的枯叶，似有所待，若幽夜待曙的孤鸿。

母亲轻声说：“趁早上凉快，去看看收麦子。”声音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欣悦。多年来，她久居城市高楼，钢筋水泥如无形樊篱，将乡村记忆封存。如今在晋南书院，乡村丰收的号角似穿越时光，叩响她被城市喧嚣尘封的心扉，唤醒对乡村生活的眷恋。

我发动汽车，引擎轰鸣打破清晨寂静，如惊雷破夜。车窗外，城市轮廓渐模糊，被广袤田野取代。田野似碧色绒毯，在晨光下闪烁生命灵光。母亲双目亮若寒星，紧盯窗外，眼中满是好奇与眷恋，不自觉紧攥座椅，似欲抓住这即将重逢的乡村与记忆。

转一弯，一片金黄麦田涌入目。麦穗在晨风中轻摇，沙沙作响，如大地低吟古老歌谣。联合收割机似钢铁巨兽，在麦浪中吞麦吐粒，演绎生命轮回。母亲身微前倾，脸贴车窗，喃喃道：“变了，都变了……”声音轻若恐惊麦田，重若载满慨叹。

我停车，扶母亲走向麦田。脚下松软湿润的泥土，带着阳光与麦的气息，牵动她心底最柔的角落。她缓缓蹲身，颤手轻抚麦穗，麦芒刺掌却浑然不觉，似要更真切感受这土地的温度。麦粒在指缝间滑落，若时光之漏，倾出泛黄的岁月画卷，有她年轻时的模样、乡村曾经的热闹与忙碌，还有岁月在这土地上留下的深深浅浅之痕。

母亲哽咽回忆：“以前收麦全靠人力，一家老少齐上阵，镰挥如雨，汗湿重衫，但心中甜。”她目光飘向远方，似见年轻的自己在麦田挥镰的身影，虽辛苦却充满生机与活力。

我静听，那些关于乡村、麦收的记忆，如画卷在眼前展开。我见母亲年轻时的坚与勤，见乡村曾经的淳与闹，亦见岁月在这土地上留下的沧桑巨变。这是一片充满故事的土地，每一寸土都承载着人的汗与望，每一株麦都见证着生命的轮与延。

不远处，几位农人正忙着装运麦粒，脸上洋溢着朴实的笑。母亲上前攀谈，以乡音问收成、忆过往，若故友重逢。农人热情应答，笑声在麦田回荡，这是乡村最真的声音，是生活最本真的面貌。

日渐高，阳光洒在麦田与母亲身上。她白发闪烁银光，皱纹藏着沧桑却透出从容。此时，她双目明亮，若被麦香重燃的火焰，照亮心中被城市喧嚣掩埋的乡村天空。她与农人交谈的身影，在阳光下格外和谐，若时间静止，唯留纯真的情在麦香中弥漫。

返程途中，母亲望着窗外，满是不舍。车内气氛略沉，唯车载音乐如线串起我们此刻的心绪。这音乐若清泉，流在我们心间，使我们沉浸在这宁静与美好中。我知，此次麦收之行，是母亲与过去岁月的深情对话，是对美好时光的深情回望。那些记忆，是她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。

当城市的轮廓再次出现，母亲轻叹。叹中有对乡村的眷恋、对时光流逝的感慨、对生命变迁的无奈。但我知道，这片麦田、这场丰收，已永远烙印在她的记忆中。而我，亦将带着这份温暖与感动前行，因为这片金黄的麦田，永远是我心灵的归途，是我在喧嚣尘世中寻觅宁静与温暖的港湾，是我灵魂深处永远的眷恋。

## 村口有棵老杏树

□陈琦

村口有棵老杏树，树身上布满斑驳的轮痕，上面被啄木鸟啄过的黑洞像张开的嘴巴，枯萎的树干上残留着几处参差不齐的枝条，这棵杏树像孤独老人矗立在大路旁，它庞大的树干两个人才能合抱住。50年前它可不是这个样，那时候，它的树冠就像一个巨大草垛，叶片又大又厚，遮天蔽日，树枝上挂满了杏，我们很多幸福时刻就在树下度过。它陪我走过了半个世纪，我对这棵杏树有深厚的感情。想起发生在树下那些事，真是回味无穷。

记得那时候麦收时节，每次放学后，我们会一溜小跑来到树下，摘一裤兜杏。树梢上的杏红扑扑的，就小孩的脸蛋，当一阵风吹来，那些杏就会落下来，落下的杏软软的，两手一掰，送到嘴里有一股比蜜水还甜的味道。

麦儿黄，杏飘香。五月初是杏成熟的季节。这棵杏树在路边，人来人往，一股淡淡的清香直扑鼻孔，让人垂涎三尺。过往的行人，有的个子高，跳一下就可以摘到杏，有的用长长的木杆拍打，有的找一块石头向树一掷，有的直接上树，三下五除二，拽断树枝，把口袋装得鼓囊囊。地面留一片残枝败叶，一片狼藉。

有一天，有人向生产队长反映这个

情况，队长就派人割了很多酸枣树枝条，在杏树周围围了一圈，酸枣树枝条上的刺特别扎人，就像一道防护墙，果然没人再来糟蹋杏了。

我们这些孩子也去过几次，看着密密麻麻的枣刺，愣了半天，也是束手无策，两手空空而归。那天狗蛋哥和丑娃找到我们，他说我们带上镰刀、木棍，看能不能把它破开。趁着大人吃饭的空隙，我们来到树下，把枣刺拽到一边，把树上的枣刺也砍了下来。几人顺利爬到了树上。当我们刚下来的时候，突然发现远处有人来了，我们带着一袋子杏撒腿就跑了。

后来队长知道树下的枣刺被人弄走了，树下还落了一大片青杏，也很生气，就决定派一个专人来看杏。看杏的是一个老婆婆，每天她拿着一个垫子，坐在树下，就像一尊石像一动也不动。

有一天我们趁着天气灰蒙蒙的时候，来到离她不远的埝头。我们趴在地上静静地观察，只见树下放着一辆纺车，她一手捏着一条棉絮，一手摇动着纺车。过了一会，她好像有些累了，手往上伸几下，打了个哈欠，起身把一件破旧的衣服搭在树枝显眼地方，然后就躺在垫子上睡啦，还不停地打着呼噜。树上的软杏随着风儿跌落在地上，她似乎也没察觉。我们看了半天，觉得没啥动静了，就蹑手蹑脚向树前靠近。马狗在

路边放哨，有动静就会打几声口哨。这时，狗蛋就像猴子一样攀上树，我胸口像有个小鼓在咚咚地敲，磨叽了半天才在小伙伴的帮助下爬上去。狗蛋在树上专拣又红又大的杏摘，一用力突然把树枝咔嚓一声拽断了。老婆婆突然坐起来了，揉揉眼睛，发现了我们。我吓得晕头转向，狗蛋反应很快，从树上跳下来，像野兔似的跑了。我有些发呆发蒙，可怎么也不敢下跳，等我跳下去，脚还被枣刺扎了，一个趔趄倒在地上，脚扎心地疼，被老婆婆一把抓了个正着。我心想，这下回到家又少不了挨打。老婆婆一看我的脚上渗出的血迹，却急忙从口袋里掏出手绢给我止血，她把我的腿往怀里一搂，把眯着的眼睛睁大，然后把我脚上枣刺拔了出来。我一下就觉得不疼了。老婆婆还把落在草窝里的杏一个一个拣出来，装在我的口袋里。她说：“以后不要这样了，很危险的，腿摔坏怎么办呢。想吃杏你大大方方来，还没你们小孩吃的。”我有些诧异，又有些无地自容，这是真的吗？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……

以后我每次走到这棵杏树下时候，总是久久站着，看着老树上的新枝翠绿如茵，此时此刻我想起了那个看杏的老婆婆，我仿佛看到那辆纺车和她的身影……